◇梁东专栏·家住长江边

遥远的鞭炮声

梁东，原名梁业兴，著名书法家、作家、诗人。曾任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华诗词》创刊社长。出版有《梁东自书诗词选》、诗集《好雨轩吟草》、散文集《家住长江边》等。

丙子年刚刚来到的那一瞬间，电话铃响了，家乡的友人一声拜年之后，就让我倾听电话里传来的震耳的鞭炮声。我的心一下子震颤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在北京已经久违两年多的鞭炮声，此时此刻却从遥远的长江之滨传来了。百感交集之余，最先想到的是，这个声音恐怕不久也听不到了。理性地讲，已经有九十一个城市禁放烟花爆竹的中国，在中等城市禁放，也只是个时间问题。我坚信这是社会的进步。这样一想，我宁可不听传来的鞭炮声。可是，说实话，刚才的电话我真不想挂断，真想一直听下去，让我最后尽情地“享受”下家乡除岁的爆竹声，让我的思绪无拘束地一直往回追溯，去寻找那儿时的春之声。唐代诗人杜甫曾在诗中写过“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难道说鞭炮声也是故乡的更动听？是的，儿时的鞭炮声是难以忘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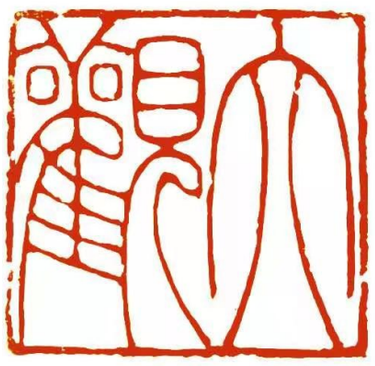
我的第一次放炮可能是一生带有“剪彩”性的实践。大家庭对我们几个堂兄弟管得很严，一切被视为“野伢子”的举动都在被禁止之列。同龄的小伙伴们在我们面前趾高气扬，他们个个敢于把爆竹拿在手上点火。而我却既害怕，又很想试试。终于，机会来了。也是一个除夕夜，大人们忙着摆桌盒、系桌围、兴火盆、点红烛，我们却溜到大门口，同邻居的孩子们会齐，几经思想斗争，终于在一个要好伙伴的示范、怂恿和慷慨馈赠面前，我拿起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枝爆竹。雪地上潮湿，香头火又小，总是点不着。我跑回家去拿来一根大人引火、点烟用的毛边纸搓成的捻子，用我平素练就的本事，“嘭”的一声吹着捻子，点向爆竹。一缕轻烟向雪花飞舞的天空升起，我成功了！此刻，我觉得长大了许多。这“啪”的一声响，很可能是我人生路途中某种意义上的突破。虽然已经很遥远了，但那一声响是那么神圣，那么刻骨铭心。

小时候过年，过了初七重头戏就转移到等着看灯了。“提灯游行”虽然人多，但引不起孩子们的兴趣。那些敢于在石板地的街上走高跷，而且浓妆重彩地表演一些情节，跳来跳去的真是令人神往。然而最激动人心的还是龙灯。那从容地昂首游弋，多变的翻滚、首尾的衔接，每次都使我热血涌动。那时候办灯，就得有大买卖家“接灯”，红纸钱包少不了，然而“接灯”的标志还是得靠鞭炮。谁家“接灯”，提前打好招呼，龙灯队在稍远处就放慢了脚步，街面上好空出一块地方。就在此时，几挂大小鞭炮齐放。那一瞬间似乎天底下所有的人都在等着这里即将发生的一切。气氛造足了，龙灯昂首走近，只见龙尾一个筋斗，龙头在爆竹的交响齐奏中开始了如走云中似的翻动。大人们说，最难舞的是“龙二”，他得紧随龙头，带动全身的翻滚，以致他顾不上躲开炮仗，衣裤常被炸得一条一条的。与其说我喜欢看龙灯，还不如说我更喜欢听龙灯将至的那一通震天动地、经久不息的鞭炮声。尤其是这一家还舞在兴头上，另一家“接灯”的炮又已点响。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那么令人激动不已。

我还有更有趣的经历，坐在轿子里还差点被炮仗炸伤。一户舒姓人家娶亲，按规矩迎亲时不能抬个空轿子，必须要有“压轿”的人。在众多的男孩子中，我居然被选中。于是我被全副“武装”：瓜皮帽、马褂、长袍，这套“行头”尽管选了最小号的，瓜皮帽还是差点盖到眼眉上。我怀着极端的好奇和激动，被吹吹打打、颤颤悠悠地抬到了新娘家。这时候，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新娘身上，轿子虽已落地，轿帘拉开，可是我却被上下左右都在噼啪乱响的鞭炮所包围，不敢出来。那是我一生中感受鞭炮威力最深的一次。几十年过后，1993年的春节，是北京市禁放烟花爆竹前的最后一个春节，在鸡年到来的瞬间，爆竹声振聋发聩，山摇地动，似乎整个北京都在动。那只是一种“宏观”的感觉。而坐在轿中被爆炸的鞭炮包围着，却是一种“迫在眉睫”的惶恐。当时是被炸怕了，可后来，每当回忆这段经历，都觉得要能在轿子中再多坐一会儿该多好！

小时候从来没有放过炮，到老了忽然童心焕发，还要补上这一课，这未尝不是人生一大幸事。从电话里听到遥远的鞭炮声那一刻起，我忽然萌生一个愿望：我还要放炮，而且最好是到故乡去放炮。距这一刻整三年后，不期而然地实现了，而且同时还有两位老人也弥补了一生没放过炮的缺憾。1999年春节刚过，我和二哥二嫂陪同阔别半个世纪的老师（我们又称大姐），结伴回到故乡安庆。这几天团聚，节目不可谓不丰富，然而，最难忘的要算天柱山之行了。天柱山的友人为我们做了周到的安排。大姐以七十八岁高龄，毫无倦意地跟我们一起走完了攀登迎真峰直至炼丹池的八公里小循环。晚上，新月如钩，在天柱山脚下，当地的朋友们忽然搬出了几大捆炮仗。我们这几位平均年龄接近七十的老人，禁不住欢呼起来。我又拿出了六十年前第一次点炮的勇气，这一次已经对小小的鞭炮不屑一顾，而是去放一种名叫“双响”的大炮。随着底炮炸响、另一只炮腾空而起，在空中开花。此刻，我却下意识地想到，这只炮飞得不能算高，但它却朝着镌有“中天一柱”的天柱绝顶，接近了一步。二哥见到炮就眼睛一亮，迅即变成一位老顽童。我们极力怂恿大姐亲自点一枝炮。大姐起初不肯，意思是“这个岁数了还玩这个”。我们“一唱一和”，正是岁数大了，更要抓住时机，而且是在天柱山放炮，值得永久记忆，“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大姐被我们说动，接过卷烟，镇定自若地走了过去，点着了炮捻。我们随着回响山谷的两声清脆的炮响，欢呼了起来。这一刻，勾起了大姐对童年、对家乡的许许多多回忆，重要的是补上了人生应有的一课。大姐的行动在前，二嫂也如法炮制，同样记录下了她人生的重要历程。

天柱山畔的炮声也已经远去，21世纪的曙光向我们走来。清朝诗人张维屏在《新雷》中说：“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让我们把遥远的鞭炮声当作催征的战鼓，去迎接新世纪的春天！



◇王鸿达专栏·白山黑水

雪乡行（之三）

王鸿达，笔名洪荒，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黑龙江省作协签约作家。已出版长篇小说六部、小说集七部，有作品被译成英、法文。

第三日早起吃早餐时，看到外面又下雪了。上午自由活动，我和袁导想随意去附近的山爬爬，弥补昨天没穿越大雪谷的遗憾。

走出客栈来，雪花不紧不慢地落着，我俩朝山根下走去，冒雪顺着一条马爬犁道走。不知不觉来到一条山涧前，雪中的路旁立着一块巨石，上写着“羊草山”。不由得兴奋往前走，袁导也很有兴致。先是从两山夹一沟的山道走，越往里走林子越密，而且渐渐往山坡上走了。静静飘落的雪花，静静的大山，静静的雪道，只有我们两个一前一后往上走，先是走过一片阔叶林带，桦树、椴树、柞树、榆树、花楷子树……所有的树，树身、树枝、树冠上都挂满了雪，我俩不由得惊叹这树挂的景观。

走过阔叶林带，顺着雪道走上更高处的山峰坡时，又走进了一片针叶林带，红松、落叶松、鱼鳞松、白松、臭松，所有的松树都成了雪松，树冠上的针叶披挂上了厚厚的白雪，雪压翠绿的松针，一团团白雪棉絮一样堆积在上面。袁导后悔没带长镜头相机来，快到山顶时，我俩都出了一头的汗，就把羽绒服帽子都摘了。多么亲切的山呵，这山上的树木和我故乡小兴安岭山林里的树木差不多，光桦树就有白桦、枫桦、黑桦好多种，小时候上山拉柴火爬雪山坡也是这样，走着走着热得满头是汗，而脚上的鞋还冻得像个冰疙瘩。

袁导是哈尔滨人，没见过这么多的树和这么奇形怪状的树挂景观。袁导站到一株雪松树枝下，像淘气的孩子一样举起双手摇动头顶松枝上的雪，那泼洒下来的雪沫儿，扬了他一头一身，他顿时成了一个树下的雪人。

我呢，更是兴奋得像个雪地里撒欢的傻狍子一样，一会儿蹿到没膝深的雪窝子里去拍树墩上雪馒头、雪蘑菇，一会儿又蹿到树林子里去拍雪树挂。走出来，鞋窠子里已灌满了雪，坐在雪道上把鞋窠子里的雪倒掉，那鞋里的雪成了冰雪块。老袁不敢离开道边，一再叮嘱我不要往树林里面走得太远。

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袁导看看时间不早了，就跟我说下山回去吧。我还有点余兴未尽，看看时间也真是不早了，就往下走。

在下山走过一处很好看的林中树挂时，趁老袁在路边拍雪景的工夫，我又轻跳着脚趟雪走进松林子里。我刚刚趟着没膝深的雪走到那弯曲的树挂前，看见一株倒树枝干横在雪面上，那上面像一串雪松鼠扯着尾巴爬趴在上面，我刚举起手机拍照完，右脚一下子陷进很深的雪窝子里，想拔脚左脚也跟着陷了进去，而且身子还止不住往雪里陷，很快没过了腰部，我顺势斜身卧躺在雪斜面上，止住了身子往下陷。这时听林子外头传来老袁的喊声，我应答了一声，怕他着急过来，喊了一句：马上出来！我侧脸看头顶露出几根灌木枝，一把抓住了灌木枝，用力拽着把身子慢慢往上提，爬了上来。之后，小心地顺着进来时踩出的雪窝脚印走了出来。幸亏小时候上山拉柴火有过雪地经验，不然就麻烦了。出了林子到了道边，老袁已往下坡一段找去了，在山里冰冻的林子里喊话，有回声，老袁是听错的方向。看见我出来，他松了一口气，说刚才他给打我电话山上没信号了。

我俩一头汗水走回客栈时，大家已围坐在餐厅里等我们了。见我们头上沾着雪花冒着汗气进来，纷纷问我俩到哪去啦？老袁说，羊草山。又问，好吗？我和老袁说，好，山上的景色太美了！就有人遗憾，有人羡慕我们。那几个去大秃顶子山回来的人说，因为赶上下雪，上去后远处的景色什么也没看到。

不能怨这下雪天呵，如果没有这飘飘洒洒的雪花陪伴，雪乡也失去了雪的故乡味道了。吃完饭就告别雪乡了，这雪花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这慢悠悠的雪花在为我们送行，也似乎在依依不舍要挽留什么……雪花甜丝丝、黏糊糊落在我们的头上，脸上。这浩大的白，是那样的纯净，纯净得让我不敢轻易去触碰了，就像告别故乡时不敢轻易回首，就让那滚烫的热留在心里吧。

哦，雪乡，你让我不经意间找回了故乡，找回了童年。

春望　孔祥秋　摄

◇小说世情

好　地

刘　平

女儿女婿多次劝老奎去城里住。老奎每次都说：“我走了，地咋办？”女儿说：“您就舍不得那块地！大哥二哥不晓得种？”老奎说：“地给他们种了，我吃啥？”女儿说：“我们会少您一口吃的？”老奎才不说话了，只是还是不想进城。

老奎种地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好把式。当年那块六分多的地分到手时很瘦，老奎像对待婆娘一样对待那块地，垫灰渣肥、撒鸡鸭粪、干猪粪，一年又一年，在老奎的精心侍弄下，泥土颜色变深了，地看上去有油气了，这样的地，种啥都旺。五年前，老伴儿走了，老奎一个人守着那块地。水稻小麦、蔬菜瓜果，那块地滋养着老奎的身子，也滋养着老奎的心。

大奎两口子和二奎两口子也劝老奎：“爸！英子喊您进城享福，您就去吧。辛苦一辈子了，您也该享几天福了。”但这话老奎听着觉得像在赶自己走，他知道两个儿子都稀罕他那块地。辗转反侧一夜，老奎同意了。

老奎对大奎二奎说：“我那块地，你们两兄弟各家种一年。”

大奎二奎都说：“好！”

在老奎的影响下，两个儿子也是种地的好把式。但老奎还是有些不放心，担心他们把地种坏了。在老奎心里，那可真是一块好地啊！老奎懂地，能感觉地的呼吸、地的呻吟、地的欢笑……老奎跟两个儿子唠嗑了半天，走的时候，又到那块地边转了一圈。“人糊弄地，地就要糊弄人。”老奎对两个儿子说。

大奎二奎说：“晓得。”

老奎住在城里女儿女婿家，心里却牵挂着老家自己的那块地。大奎种的时候，他就常常给大奎打电话，问庄稼的情况。二奎种的时候，他就常常给二奎打电话，聊地里的事。大奎二奎说：“爸！您安心在城里享福，别操地的心。”老奎说：“那么好的地，如果哪个种不好，我就收回来。”

大奎二奎心里都想：“您收不回去！”

谁种老奎那块地，收获了，每年都要送一些米面瓜果蔬菜进城。老奎说：“那块地种出的东西味道就是不一样。”女儿说：“咋不一样？”老奎说：“反正不一样。”

这年，二奎两口子突然走了，去东莞打工，连娃娃也带走了。二奎对大奎说：“哥！地都给你们种吧。”大奎“嘿嘿”乐，说：“那我们可捡便宜了。”二奎沉默片刻，说：“都是一家人，啥便宜不便宜的。”

大奎两口子种着三户人的地。两口子能干，种啥都像模像样的。第一年收获了，大奎家就买了摩托车、还在银行存了钱。大奎婆娘说：“要是一直给我们种，就安逸了。”大奎呷一口酒，红着脸膛说：“如果二奎他们回来，就还给人家。”

两口子都希望二奎他们别回来。

大奎送米面瓜果蔬菜进城，说了二奎两口子去东莞的事。老奎叹口气儿说：“二奎心花了。”又说：“农民不种地，看他能折腾出啥花来！”又说到那块地，大奎说：“爸！您放心吧，今年又泼了六挑猪粪水，一挑草木灰。”老奎看着大奎，松了口气儿，又说那句话：“人糊弄地，地就要糊弄人。”

后来，老奎像想起了什么，对大奎说：“以后他们回来，那块地也别给他们种了。就你们种。”大奎沉默片刻，说：“哪天二奎他们回来，还是各家种一年吧。”老奎一下就有些生气，大声说：“那么好的地，给他们种糟蹋了！”

这年秋天，二奎一家子突然回来了。他们回来就扒了破屋盖新楼。大奎问：“得花多少钱？”二奎笑着说：“十多万。”大奎吃了一惊：“你们有那么多钱？”二奎说：“有。”二奎还说：“哥！您跟嫂子也出去打工呀，随便干啥都比在家种地强。”大奎望望二奎家正在建的新楼，回去就蹲在院门口那棵香椿树下抽闷烟。

第二年春天，大奎两口子就跟着二奎两口子走了。连娃娃也带走了。

老奎从城里回来了。那块地里，老奎默默劳作的样子被春天的阳光勾勒出一幅躬耕者的剪影。只是，大奎家和二奎家的地都荒着，老奎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能力耕种三户人家的地……

◇信笔扬尘

旧貌换新颜

陶胜发

大年初三，我携妻女回老家看望八十高龄的老父亲。一个多小时后，车已驶入家乡，那宽阔黝黑的柏油公路在绿色护栏的掩护下，宛若一条蜿蜒不绝的长龙，见首而不见尾。河道两岸，围堤修筑得城墙一样高大，部分堤坡栽满了整齐的杨树，还有安全警示牌和救生圈。临近村庄的路段，太阳能路灯、绿树、草坪等错落有致。一处旷地上新建了一座八角亭，“新龙村”三个大字格外醒目。

老家新龙村坐落在九华河畔，现属贵池区梅龙街道办事处，下属18个村民组，计有700多户家庭。我的老父亲一辈子就生活在这片乡土里，老家留给我许多童年的记忆。三十年前的父亲曾担任过生产队长、村民组长，亲身经历并见证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新时代新农村建设的变革。小时村子里的居住条件、生活环境很艰苦，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农村面貌也在不断改变，特别近十年来，农村风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7年前，新龙村还是一个贫困村。在共建美好乡村大政策引领下，2017年12月新龙村实现了贫困村出列，2019年贫困户全部脱贫，2020年集体经济收入近30万元，全面完成脱贫攻坚工作……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阵阵鞭炮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浓烈的乡村年味迎面袭来。这是农村的传统风俗，凡新春佳节来的贵客，家里都要放鞭放炮迎接。原来我们已到老家，父亲和弟弟早早地在家门口候着。

下了车，眼前景色一亮。家家户户沿着公路两旁建成连排的二层小洋楼，楼前统一标配了垃圾桶，户户之间，水泥路一尘不染，门前的水塘清亮亮的，崭新的栏杆围成了一个圆，塘边建了一条村务宣传廊，小洋楼靠路边的立墙面成为宣传阵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村规、传统文化、民法典等内容图文并茂跃然眼前。家家的门庆、对联和灯笼把小村庄点缀得红红火火、姹紫嫣红。

父亲笑呵呵地招呼我们入座，我们吃着糕点相互嘘寒问暖。当问及他身体和生活时，父亲滔滔不绝道：“我的身体好啊，你不用担心，我每个月有一百多块政府补助养老金，去年底村里还给我们免费体检了，村干部还经常到家里看我呢！”父亲的话让我由衷地欣慰，我看到了父亲对生活的自信和满足。父亲除了种些菜，有时还干扎扫帚等一些季节活，还经常把种的新鲜蔬菜托人带给我。我感叹道：“家里的变化真大呀！”“是啊，特别是近几年变化太快。你看，每家都住上小高楼，买轿车的人也多了，全村有600多户用上了与城里一样的自来水。村里的卫生习惯也变了，垃圾都集中管理、定期清理，村道都用水泥硬化，出行方便多了。村民人均收入有7千多，是十年前的好几倍，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水也不比城里人差了。”

一旁的弟弟接过话茬：“村路建设，政府当时投入了4000多万，修建了村组道路三十多公里。村里这几年又开发了600亩油茶，可采摘期要持续几十年，不仅为村民带来了固定收入，也给村里基础建设积累了资金……”

是呀，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围绕新农村建设的蓝图正逐步绘就，广大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和保障，多种产业经营让他们收入大大增加，如今的家乡绿水蓝天，真是旧貌换新颜啊！我深信，未来的日子，我的家乡会朝着村庄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目标继续前行。新龙村正如其名，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乡村振兴潮流中，勇立潮头，如龙腾飞。